

欧亚备要

张云 著

元代吐蕃地方行政 体制研究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

张云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 / 张云著.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欧亚备要)

ISBN 978-7-100-12805-6

I. ①元… II. ①张… III. ①吐蕃—地方政府—政治
制度—研究—中国—元代 IV. ①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91921号

权利保留, 侵权必究。

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

张云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2805-6

2017年11月第1版

开本 710×1000 1/16

201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张 24 1/2

定价: 90.00 元



欧亚备要

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陆欧亚学研究中心

主编：余太山 李锦绣

编者的话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尽管司马迁的《史记》已有关于内陆欧亚的丰富记载，但我国对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长期落后于国际学界。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并开始急起直追，严格说来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当时筚路蓝缕的情景，不少人记忆犹新。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这也体现在成果的发表方面：即使付梓，印数既少，错讹又多，再版希望渺茫，不少论著终于绝版。

有鉴于此，商务印书馆发大愿心，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不言而喻，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其意义显然超越了单纯的再版。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出版时期、出版单位不同，尤其是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诸书体例上的差异，这次重新出版仅就若干大的方面做了调整，其余保持原状，无意划一，借此或可略窥本学科之发展轨迹也。

愿本丛书日积月累，为推动内陆欧亚历史文化的研究起一点作用。

序 一

张云同志的这部书稿，1993年夏，当他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寄给我一份打印本，那时披读一过，就认为这是部近年少见的体大思精之作。转瞬四年的时光逝去，张云同志取得博士学位，来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我成了同事。朝夕晤面替代了以往的书信往返，从工作到生活他不时地给我帮助，而且在一起时说古道今、论文谈艺，使我枯寂的独学生涯顿增了许多趣味，他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作风更让我了解到这样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之所以完成自有其优越的条件。现在张云同志复将旧稿修订，准备出版，命我写序。关于这个在元史和藏族史上的重要题目，我多年前曾写过概论式的文章，感到深入研究有许多困难，所以浅尝辄止，在旧业荒疏、脑力日弱的今天，重读这部书稿，很难就其中章节细细评说，只能在赞赏之余，稍写几句。

这部书在时下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是学术性相当强的一部。说它“体大”，是因为这个无论在学术上或现实政治意义上都非常重要的题目所囊括的方面颇广，要集合许多个案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恢复历史的全盘面目，由于我们于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仍然不足，一深入研究蒙古和元朝的治理藏族地区的政策、方针、组织、治所、官员、行政措施，等等，就会有荆棘塞途之感，而作者却具大气魄，不畏艰险，将这个大题目解析为六章十八节，论述得面面俱到，结合为一个有体系性的著作。说它“思精”，是因为围绕这个题目，达斯(S.Ch.Das)早在20世纪初即利用藏文史书研究过，到40年代末，图齐(G.Tucci)在名著《西藏画卷》(*The 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也予以综述，50年代以来，国内有韩儒林、王森，国外有毕达克(L.Petech)诸家都做了精湛的论述。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藏文史料的重刊、汉译以及有关

论著的刊布，极尽一时之盛，欧美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纷纷发表，在这样的形势下，进入90年代，选写这个题目，不能不汲取诸家的精华，从旁人已达到的高度上再攀登新的峰巅。这非用心细密、照顾周到者很难做得出色。

然而张云同志写这部书不仅做了一次结账式的整理，而且能开拓进取。他总是一方面紧密地掌握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不懈地注意检核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成果，既虚己而博求，又循故而造新。采铜于山，不仅用以辨别通货成色的精矿，还能自铸良币供应于世。书中有不少独到的、精当的见解，举其要者：如说元代治藏方针在立朝前后数次演变；世祖、成宗二朝与西北藩王战争中西藏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元世祖与八思巴结成“檀越受施”关系之说之不可尽信；执掌吐蕃的权力全归在总制院即宣政院，而宣政院对其下属吐蕃三路的管理方式又各有特点；乌思藏“万户”名称早见于13世纪40年代；“十三万户”（*Khri skor bcu gsum*）既非一朝建成，而亘元一代更是消长无常；吐蕃等处宣慰使司与脱思麻宣慰使司应指一事，此一宣慰使司与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考订宣政院历任长官姓氏，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的辖区、治所，等等，凡此种种都是取用汉藏双方史料，对比分析，更基于官制学、历史地理学、元史学的素养而引出的结论。

从全书看来，“成如容易却艰辛”，在搜集史料上作者下了披沙拣金的功夫，在比勘汉藏双方记载上也竭尽能事。汉文史书虽然不乏阙误矛盾，然比较藏文记载之习惯以宗教语言隐喻世俗史实，从系统性和真实性上说，确实高出一筹，至今还是唯一用来重构并解释历史的材料。于此，作者通读《元史》并博览元人文集，对有元一代史实制度了然于胸，再利用其他方面的史料，结合内证及互证两种方法，寻出问题，予以解答。如作者依据元明两代印章、圣旨、法旨、封诰研究元代中央直接治理脱思麻、朵甘思二区，得出坚实的结论，这些第一手材料，固然非常珍贵，然而没有对《元史》、《明史》精读深思的基础也很难把这现存的文物利用得当。我一向认为：治我国少数民族史应该有一个断代史的知识作为基础，才便于总揽全局，看出“一体多元”中的问题，这也是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所倡导的学风，张云同志恪守并发扬这一传统是值得赞许的。

张云同志是陕西周至人，周至是明末清初大学者李颀的故乡，李颀坚持

民族气节，力倡“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至今周至民间仍盛称“二曲先生”，风俗淳厚，是故张云同志有关中人的朴实性格，自幼好学，先在兰州、西安得学士、硕士学位，致力于西北史地研究，复至南京专攻元史，于今又转入藏族史一途。专心治学，耐得寂寞，以在学问上有所创获为乐。在今日有些人误解市场经济的真意，竞尚虚荣，不择手段地以学术弋钩一己之名利，甚至置文德于不顾，流风煽诱，举世浮靡之际，能够如此淡泊自励，确是难能可贵的，这也是此书深获我心的另一个缘故。

此书不足之处是征引史料过于繁复，行文纠缠冗碎，有些论辩还不甚透彻，有的见解似说得过于拘执。因它是集合若干篇考据文字而成，专家们读来颇能受益，对于一般读者，似可先读结语，知道全书要旨，然后依所需择读有关章节为宜。

邓锐龄

1997年12月1日

序 二

张云博士的新著《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即将刊行，来信嘱我作序，这使我感到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他多年囊萤映雪，付出了艰辛劳动的研究终于开花结果，我国民族史著作之林又长出一株茁壮的新树。惭愧的是，我于藏族史所知甚浅，在他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中，忝为导师却未能给他多少帮助。他凭自己原有的根柢和异常的勤奋完成了学位论文，得到同行专家和答辩委员的一致赞许。随后他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工作，又得到邓锐龄教授、陈庆英教授等专家指导，利用那里优越的研究条件，对论文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现在这部佳作。我称之为“新著”，意在表明他能取得这项成绩，主要是藏学中心所赐。

元朝是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整个吐蕃地区归入了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成为一个省级地方行政区。元朝统治者根据吐蕃民俗“惟事佛为谨，且依其教”的特点，以掌管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宣政院兼治吐蕃地区，“其军旅、选格、刑赏、金谷之司悉隶宣政院属”（朱德润《存复斋集》卷4《行宣政院副使送行诗序》）。在吐蕃各地先后设立地方官府，按统一的行政建制，置三宣慰司都元帅府分统之。宣慰司在元世祖初年本是直隶于中书省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随着行省制度确立，成为行省下面分统远距省治诸路府的中间机构（或可称为行省的常设派出机构），其所辖政区称“道”。元代吐蕃三道（藏文作：Bod-Kyi Chol-Kha gsum）统隶于宣政院，合为一个大行政区，宣政院统辖吐蕃三道的职能就相当于行省。可见《汉藏史集》说吐蕃三道“算作一个行省”，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近几十年国内外学者藏族史研究成绩很大，使我们对元朝统治吐蕃地区的制度有了更多了解，但由于汉藏文史料各有缺陷，学者们见仁见智，许多问题仍聚讼不已，若干方面还处在若明若暗状态，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元朝有关吐蕃地区的文卷多存在宣政院文档内，元人修《经世大典》时，应均编入《官制》门而不存在《各行省》门（据《经世大典叙录》可知）。明初纂修《元史》者“多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假以时日促迫，草草交差，故于《百官志》“宣政院”条下仅摘录出所属各地职官名称员数，建置沿革一律不载，而《地理志》则只在陕西行省之末略记河州等数地（大抵为曾隶陕西或两属者），并谓“其余如朵甘思、乌思藏、积石州之类尚多，载籍疏略，莫能详录也”。竟不知从宣政院文档内寻找更详细的资料。《元史》编者的疏漏和草率从事，使得保存下来的有关吐蕃的汉文史料极其残缺不全。藏文史籍在记载当地史事、人物及某些特殊制度等方面多可补汉文史料之缺，但藏族史家往往从宗教角度着眼，加之对朝廷制度不甚了解，难免产生差异。例如关于帝师在吐蕃的地位，在汉文史料，说元世祖“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在藏文史料，则说世祖先以乌思藏十三万户、后又以吐蕃三道作为接受灌顶的供养奉献给八思巴。这种说法从制度上应如何理解？帝师对吐蕃地区的权力与西平王的封镇、宣政院的辖治又是什么关系？又如，乌思藏宣慰司（*dbus gtsang son wi si*）或是掌管该地区军民诸务的最高官府，但藏文史料对其执行职务的情况几无记载，所记的都是乌思藏本钦（*dbus gtsang gi dpon chen*，又称萨斯迦本钦 *sa-skya's dpon-chen*）掌理军政事务的活动，俨然就是该地区最高长官。那么，此职与宣慰司长官即宣慰使是什么关系呢？“本钦”（大官）是个普通名词，何以成了专指官称？究竟是什么官职（所有本钦都是皇帝教授的，总不能没有正式官名而只称“大官”吧）？如果说它是萨斯迦地方政权首脑，与宣慰使分属不同系统，那么宣慰使又是掌管什么事务呢？是否在乌思藏既置宣慰司，又有一个萨斯迦地方政权与之并立（而且其长官同出帝师荐举、皇帝任命）？以往学者对这些问题都有过研究，但很难说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元代吐蕃三地区中，以往学者多偏重乌思藏地区的研究，对脱思麻、朵甘思两个地区则较少注意。元朝在这两个地区先后设置了许多万户府、元帅府、安抚司、招讨司等地方官府，并于其上置吐蕃等处宣慰司和吐蕃等路

宣慰司分道以统之。这些官府的建置沿革、统属关系、辖境范围，以及当地的民族成分、部落组织、宗教派系等问题，都非常复杂。有关这两个地区的汉文史料虽略多，但十分零散，藏文史料则除与高僧大德的宗教活动有关者外，记载甚少。以往的论著多数是概略叙述，史料的搜集、考订和专题的深入研究都非常不足，留下来许多疑难点、模糊点和空白点。

总之，元代吐蕃地区史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不少，把任何一个方面研究清楚都得下很大工夫。张云博士选择了难度相当大的行政制度进行全面的研究，是很有胆识的。这个课题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他竟有勇气把制约或管领吐蕃地区军、政、教的各方势力和机构，吐蕃三道宣慰司及其下属各地地方官府的建置沿革和辖境、治所等问题，以及吐蕃和邻境各行省的复杂关系等方面，都纳入其研究范围。据我所知，前人还没有做过这样全方位的研究，主要因为难，须知其中不少项目在基本史料中或仅有寥寥数语，或歧误百出，岂易说得清！而要做到全面，就无法回避每一个难点，必须花很多精力去啃这些硬骨头，去涉足未开垦的荒域。但科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攻克难关，在于有新的开辟，哪怕只攻下一角，开辟一小片也是可贵的进展。张云博士在这方面走出了一大步，虽然很难做到把每个问题都研究透彻，但至少可以说，这部著作条理清晰地勾勒出了元代吐蕃三道行政制度和历史地理的全景，不少以往模糊不清的地方进一步明朗化了。

从本书中可以看出，作者充分吸收了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能站在前人建造的台阶上向更高处攀登。汉、藏文史料的挖掘是相当广泛深入的，例如在汉文史料方面，从《元史》纪传和元代的政书、文集、笔记及部分明代文献中钩稽出许多散见资料，大可补官志、地志之缺。研究元代吐蕃地区政治制度，不仅要求能充分利用汉、藏文史料，还必须从朝廷制度和吐蕃地区实际两个角度，对两种史料进行相互的比较分析。同一种制度，由于记载者的角度（观念、习俗、语言等）差异，往往用了不同的说法，这就需要加以勘同。张云博士在藏族史和元史两方面都有很好的基础，善于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辨异勘同，对前人聚讼不已的问题做出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本书涉及面很广，其中许多章节都是相当深入的专题研究，含有丰富的考证成绩，足见作者用力甚勤，治学态度严谨，故能多有创见。

元代吐蕃地区史研究还有不少薄弱环节，例如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下

层地方组织、吐蕃与内地及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有关元代的藏文资料十分丰富，据藏学专家介绍，仅萨斯迦寺所藏元代文档就是一大宝库，目前的整理和利用仍很不足。藏族史研究方兴未艾，相信作者会在本书的基础上继续深入探索，勇闯新领域，取得新成就。

陈得芝

1997年7月26日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元代制约吐蕃地方行政的三股势力..... 7

第一节 分封与出镇的宗王..... 7

第二节 八思巴及历任帝师的统领权..... 25

第三节 恰那朵儿只与白兰王..... 44

第二章 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中央机构..... 51

第一节 总制院..... 51

第二节 都功德使司..... 59

第三节 宣政院..... 65

第三章 元代的乌思藏宣慰司..... 90

第一节 有关乌思藏宣慰司的几个问题 92

第二节 乌思藏宣慰司的下属机构..... 101

第三节 元代乌思藏地区的十三万户..... 110

第四节 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变化..... 134

第四章	元代的吐蕃等处宣慰司.....	141
第一节	有关吐蕃等处宣慰司的几个问题.....	141
第二节	吐蕃等处宣慰司的下辖机构.....	155
第五章	元代的吐蕃等路宣慰司.....	170
第一节	与吐蕃等路宣慰司有关的几个问题.....	170
第二节	吐蕃等路宣慰司的下辖机构.....	177
第六章	元代的吐蕃与周边诸地的关系.....	190
第一节	北庭都元帅府.....	190
第二节	甘肃等处行中书省.....	191
第三节	陕西等处行中书省.....	194
第四节	四川行省与云南行省.....	202
结 语	206
附录一	论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础.....	212
附录二	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蕃考实.....	224
附录三	Stod hor考辨.....	231
附录四	Chol kha考述.....	241
附录五	释“萨斯迦本钦”.....	248
附录六	释“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	256
附录七	藏文史书中的成吉思汗.....	265
附录八	藏文史书中的忽必烈皇帝.....	273
附录九	元代康区的“gtso mdo bsam vgrub”（卓多桑珠） 和“dre mandhala”（哲曼达）今地考.....	289
附 表	300

中文专名索引..... 313

专有名词索引..... 331

主要参考史料..... 353

后 记..... 369

再版后记..... 373

导 言

元代是藏族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西藏地方结束了四百余年的混战与分裂，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成为元代中国行政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中央政府在吐蕃地方括户、置驿、征兵、征税、驻军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行政体制与制度，以实施统治，这一点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尽管还有一些论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宣扬西藏地方在元朝时期的独立性，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件确凿的事实来说明当时的西藏地方不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或自成体系。因此，此类主张，除了其政治煽动性之外，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从而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本书不予辩驳。

元代藏族史，尤其是有关元朝中央管理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的研究，时间并不太长。若从 20 世纪初印度学者达斯 (S.Ch.Das) 利用藏文史书《汉藏史集》等探讨元代在吐蕃地方括户、置驿的论著算起^①，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已颇为可观。国外以意大利藏学家图齐 (G.Tucci) 的集大成著作《西藏画卷》^②和毕达克 (L.Petech) 的《中藏与蒙古》^③为代表。前者利用藏、汉文献对元代在西藏地方的置驿、设立十三万户、确立帝师统领等，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对十三万户的内部组织体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是当时元代西藏地方史研究的一部划时代的学术专著，颇受学术界推重。后者则是作者毕达克多年研究元代藏族史的成果结集，对于元朝在乌思藏地方设立行政机构，以及帝师、本钦的地位，括户，置驿，划分十三万户诸措施均予论列，十分引人注目。尽管此二部著作均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但其在元代西藏史研究中的地

① S.Ch.Das, Tibet under the Tater Emperors of China, in *JASB*, Extra Number (1905), pp.94-102.

② G.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e, 1949.

③ L.Petech, 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 Yuan 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Roma, 1990.